

創作叢書

火山口

許傑著

上海

樂華圖書公司

1930



1930, 6, 20, 付 排

1930, 7, 20, 出 版

初 版 1——1500 冊

版權所有

每冊實價大洋五角五分

上海樂華圖書公司發行

四馬路五四九——五五〇號

新 序

(一)

在我過去的生活中，有一個時候，我的心理，的確是很游移的。這種游移的心理，以現在的述語批判起來，便是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與懷脾氣的表徵；對於革命一途上說來，根本便是反革命的要不得的東西。但是，現在的述語中，我們也曾聽見『克制小資脾氣』的口號，可知小資脾氣，固然是要不得的東西，但能夠克制，却總比不克制革命得多了。所以在從前，我的游移心理，——小資脾氣，的確是實足的；但，這也不能怪我。如果你是一個客觀的唯物論者，你能用客觀的唯物的眼光，來批判三四年甚至五六年以前的中國青年的思想，你就可以曉得，若我這樣的游移的思想，也不是特別

壞的一種東西。到了現在，如果可以容我要求高貴的批評者原諒的說話，那末，我可以直說，我對於我自己的反革命的小資脾氣，是早已在努力克制了的。

實在說起來，若我這種人物，因為是家庭的出身並不是怎樣的布爾的問題，反是那種發牢騷叫女人，怨天尤人的罵社會，哭地嗆天的罵金錢的，所謂小資產階級的脾氣與生活，到覺得有點勉強，有點假裝：——所以說到剋制，好像便根本不要怎樣的力量，只要少裝一點假，聽其自然的樣子，那所謂反革命的脾氣便自然會剋制了的。

不過，所謂游移心理，也的確曾經做過了一個時代的青年的中心心理：固然，如果用客觀的眼光來批評時代，則這種心理，也可以說是代表了某一時代的青年的普遍的通病，但如果用歷史的眼光看來，則所謂發牢騷叫窮的表現，也未始非革命的前夜的前奏曲。

一個青年，當階級意識沒有覺醒，社會革命的出路，尚沒有找到的時候，你要他連這種無聊的

叫喊，無聊的反抗都不要表現 那便要他做些什麼呢？所以，具體的說起來，游移的心理，懷疑的態度，窮愁的叫喊，怨尤的咒咀，都可以說是革命的前夜的青年的情緒。固然，當階級的意識尚未有覺醒的時候，這一切的表現，都是麻醉自身階級，出賣自身階級利益的反革命的行為；但是，無論如何，青年的一夥心，總還是火熱的，總還是燃燒的。而這一夥赤熱的燃燒的心，如果不能引導他到適當的路徑，他是也會噴發的；不過噴發得錯了道路罷了。你看，許多自戕的青年，許多消極的青年，他們何嘗不是走錯了道路呢？

如果從窮愁及咒咀現代社會這一條路出發，只要能夠走得正當，那是立刻便能走到正確的道路上來的。你只要認定我們之所以窮的原因，是現在社會組織根本的不良；你要向現代社會咒咀，你也要認定這不良的可以咒咀的社會組織，光是咒咀是不行的。須得我們自己動手，來推翻了他，那你便走到上了，正確的革命的道路上來了。所以，游移心理到並不壞，更壞的是他不肯找尋正確的

出路，——或者人家給他找定了，他還是固執着不肯走。

時代是在進步的，文學的思潮也是跟着時代的進步而進步的，一切的文學作者，『站在時代的潮頭』的話，倒可以不一定要他實現，但拉住時代的尾巴，却是無論如何，也是非拉不可的；如果時代早已跑過去了，而你連尾巴都拉不牢；人家已經給你找好了必然的出路了，你還是固執，游移着不肯上道；那真是沒有辦法的了，

至於說到我自己，老實說一句，我還想跑一跑這必然的大道，追隨——追隨這時代的尾巴，到了現在，我也要盡力的來剋制我在幾年前曾經繁生過游移心理了。

(二)

在這一個小集子裏面，其間有一貫的情調的，便是關於被壓抑的變相的性慾的描寫。因為在四五年以前，我曾經一度注意過福魯特的所謂新心理學；恰巧在那個時候，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也介紹到了中國來，於是乎文學是苦悶的象徵，變態

的，被壓抑的性的昇華，下意識潛入意識國的白日之夢，便傳染上了我的思想。那時的情形，差不多想以性的行動，爲一切的中心行動，而去解決，觀察一切的人生問題社會問題了的。

這種情形，以現在的眼光看起來，是絕端的荒謬的；因爲我已知道，只有經濟的行動，才是人類一切行動中的中心行動，而且也只有依着經濟的原則，可以觀察及解決一切社會問題及人生問題；不過，這又要說到階級意識的覺醒與否的問題了。

本來，性的行動，與經濟的行動，或者可以說是人生的兩面，即所謂戀愛與革命是也。但是，現代的革命，却是超出了性的問題以上的，所以光是說戀愛與革命，已經不能包括現代的革命的意義了，何況是僅僅對於性的描寫？何況又是游移的性的描寫？

不過，這僅僅是代表了那一個時代的心理的過程吧了。而且，也是以證明，我是在這一方面，也曾經用過一回功夫的。

現在，說到我這一個短篇的小集子的事。

如果我可以有我幾年以前一個人的感傷的情調說話，則我的這一本小小的集子的命運，正如我自己的命運的到處碰壁。這一本集子裏的東西，大半是在一九二五——二六年間寫成，最早是交給周全平。說是要出什麼洪水小叢書；但是，這稿子便在他那裏，住了差不多一年光景。後來，我自己在全平那裏去拿回來，又在自己的行夾裏壓了許多時候。一直到了一九二七年三月，郁達夫回到上海來主持創造社及編輯洪水等事，我又把這部稿子送給了他。後來我自己跑到南洋去，郁達夫也離開創造社，——創造社的主持人一連換了幾次，革命文學及普羅文學的呼聲，漸次高起來的時候，我的稿子被壓下去了，再到後來，創造社被封的消息，是傳到南洋了，於是乎我想，我的不革命甚至於是反革命的稿子，大概也被當成革命的東西被封禁了吧！一直到了今年從南洋回來，用了許多方法，才找到了從前創造社裏的一位辦事的人員，才在一家印刷所中找了出來；——據說，是壓在那邊一年多了。

來，這樣的命運不良的稿子，而且是這樣的違背了時代精神的稿子，我可以不要了的。但是，一句話，大家雖則已經認識社會革命的必然的出路，而事實上的關於經濟的問題，莫說我一個人是還沒有解決，便是大家還沒有解決的；我如今從南洋回來，事實上已成失業，在這資本主義的社會中，一切都是商品化的，倘沒有商品，你怎麼能弄得錢來呢，於是乎我想起這命運不好，東西碰壁的稿子來了。

我這樣說了，或者會有人原諒我吧？我是將這本小集子，作為我的過去的思想的墓墳，作為我現在的思想的過渡的絲繭，更作為我目下的生活的救濟品了的。

一九二九年冬至前一夜，時正飛雪壓窗。

火山口

目次

新序

螢光中的靈隱

黑影

音樂會中的女主人

你的心曲

火山口

墮落

愛的絕望

白日的夢

雨後

殘荷

夏夜

矛盾的心

我的伴侶

督辦署的候差員

螢光中的靈隱

靈隱隱在黑夜的高偉的森林中了，森林又隱在無限的黑暗中了，我的軀體，我的靈魂，只是飄飄然，飄飄然，輕微而至於消滅了。呵！是‘靈’隱，抑是‘林’隱呢？

我們在山門內的石路上走着，夾道摩天的大樹，覆蓋着直似夏天暴風雨時的黑雲。在不許走漏的天光中，瞧見一株矗天的嵐石頭上，閃着一粒孤星。我贊美着；我的朋友却說是一株楓樹。呵！天柱一般的楓樹，也是我們所應當崇敬的呢！

走過小亭，山色更加濃黑。我們任意指着峯下的新彫的彌勒，但畢竟不知這位凸肚皮的和尚，鎮日張開嘴吧笑哈哈的，坐在那裏。

呵！繁星一般的流螢，在山下，在澗邊，一隱一

現的，光華燦燦的！我不能用什麼字句來形容，因為這種靈妙的神境，除非把自己的整個的靈魂和軀體都葬入這黑暗中的螢光中，是永久也不能體認得出的了。但是，我却還有一個炭描般的比喻。當你爲了失戀，或者另外的戀愛的悲哀而病得要死的時候，忽然一次，好像有什麼人說你的戀人站在你的床前，你驟然坐了起來，床前並沒有她的形影，頭腦只是昏裂，眼睛只是撒花，轉到東，東是些活溜的流火，轉到西，西又是些隱現的螢光。你的神志昏迷了；昏迷在這些螢光流火中了。現在靈隱的螢光，正是如此。

聽呵！幽靜而悠揚的鐘聲，琴……的一聲，頓然使沉靜的黑夜中，起了沉澱作用，沉靜的黑夜中更爲沉靜，我的靈魂，就感覺到這一聲鐘聲，如在七星岩下的潭水中沉下一塊白石，緩緩的添上綠色的濃度，至於微沓到看不見而沉入潭底了。

是冷泉亭了。冷泉亭外的淙淙的水聲，飛來峯下燦燦的螢光，更融和着高入雲表的樹梢上的鐘聲，和籠罩全個大地的幽微的黑夜，…我的靈魂陶

醉了，我的軀壳溶解了。這才是我的天地喲！我臥倒在冷泉亭內的地上了。

我驕傲着，我又卑視自己：我訕笑那些在湖濱的電燈光下徘徊的男女，他們只能得到兩個尊號，卽是半雅的俗人，與過俗的雅人，他們是永世都不能領略我現在所領略着的自然之美的。但是，這種靈妙的地方的享受，我還少了一個把捉靈魂的愛人呵！我自己卑賤着，卑賤着，自己是一個飄零者，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人，是一個愛的王國裏永久流放了囚徒。

是一座峭削的翠壁，野藤和精悍的荊棘倒掛着，下面儘是照澈人的心胆的深潭，潭水微妙的發出古琴一般的漫歌，琤琤然與倒掛着的古藤上的蟬聲合奏。我穿着草鞋，繫着短褲，在荊棘與古藤叢中攀援，讓荊棘在我的瘦削到剩根骨頭的腿下翻過，鮮血如露珠一般的凝上葉面，奮勇着要爬過這座峭壁，跟隨到我口裏在相呼應的愛人那邊。我的身上滿是熱汗，恐怖躲在我每個的汗毛裏，與懸崖上的每根小草相互的蠢動。我拉住一根藤蘿，再

踏上一步盤根；我呼着我的愛人。我又聽見她的清脆的答語：

‘涓隱！你在那兒？’

‘噯！我在這兒。’

我扳下了一塊凍解的岩石，我的靈魂幾乎同牠一樣的沉入潭底；我死命的攀上藤蘿，讓鮮血流上了葉面，讓荊棘刺破了我的心肝，我終於攀上懸崖了。

‘涓隱！你在那兒？’

‘噯！到這兒來啲！我在這兒。’

茅草茸茸的，如兩面鋒利的寶劍，叢簇的排列着，高過我的膝蓋，直打掠我的胸圍；我如溺水一般的用兩手把牠分開，一高一低地，摸不着一些路徑，踉蹌地顛蹶着。

我驟然在蔓草叢中跌下，我的身軀如死一般的讓荒草掩蓋；陰風在樹林中拉動了金馬，蕭蕭然在我的肚上踏過。眼前只是個被魔鬼佔住了的黑暗；黑暗如網羅一般的緊緊罩住我的全身。我的整個的靈魂，直擣碎成無數細粒，每個躲入汗毛裏死

命的戰慄。我不能喊出一絲的聲音，透過這緊罩我的黑暗，去要我的愛人前來救援。恐懼壓住我的心胸，使我不能轉換一口氣息。我的壓碎了的靈魂，喲！你可以脫離出我這腌臢的軀壳了。

我的神志還覺得清醒，現在只是麻醉一般躺着。空中還留着涓隱的應和的微音，裊裊然把這一句‘我來了呀’的音調拆成幾個轉折，高下斷續的送入我的耳膜。

颯颯然如輕風掠過草際，如翠鳥飛過樹梢的聲音，夾在那句使人靈魂得着安慰的‘我來了呀’的音調中，如春燕一般的掠近着我。我的週圍，頓然璀璨；呀！這簡直是一座天宮！我的愛人，我的涓隱！你簡直是我靈魂中的生命了。

她的衣服都是珠璣，光華鑠鑠的，如蔚藍的天空嵌鑲着寶石一般的繁星；星光閃閃的擁着她的女神一般的面頰，正是羣星擁着月殿的嫦娥。她牽着我的手；我眼裏流着歡樂的淚，我心中覺得她是我已失而復得的寶物，日前說她死了，是誤會的，我不敢說她在這不見了的幾日當中是怎樣的忍

心，聽我在四處狂哭的追尋，而自己却孤獨着往那兒長途旅行去。

她牽住我，只是乘風般的飛翔。我問她現在可往那裏去，她沒有回答。我重新又問了一句：

‘我們現在可往那裏去呢？’

‘到我們的國土去。’

是戀愛的國土嗎？我心裏想着：我今日也能走進牠的國門嗎？那是一個王國，‘一個專制國；我平日只能在牠的國門之外徘徊，如一個永久不得入境的乞丐；現在居然得走入這一雙神秘之門了。戀愛之國土喲！你是一個很德謨克拉西的國家嗎？’

我喜悅得眼眶滿是歡淚，淚珠瑩瑩的滴上衣襟，漸漸的發起亮光，牠的璀璨的顏色，與她身上珠璣的錦衣正是一樣。我驚異着，如何斑斑的淚珠，會變為燦燦的珠璣？

‘淚珠是戀愛之國土裏的至寶，只要為了純潔的愛情而流的淚，沒有不光明燦爛的。’

‘那末，為了愛情而犧牲了血呢？’

‘一樣的光明而燦爛。’

‘愛人呀！我爲了你，已經在懸崖的荊棘上，留下露珠一般的鮮血，在葉面流轉呢。’

‘那一定是羣星一般的，流螢一般的璀璨呀。’

我倆一轉念間，覺得已經至我剛才在攀援的峭壁崖上。潭水透明的，映着交錯的藤蘿與荊棘，星光閃閃在牠的中間，神秘的靈魂流蕩在牠的外面；從潭底發出的淙淙的水聲，托出我倆的水影。我的心頭跳躍着，差不多，我的身軀，要渺小到可飛去。我已經是神仙羽化了罷！

‘啊，好燦爛的星光，好燦爛的螢光！那恐怕就是我的血。’

‘是的。而且我身上的珠璣，也就是你濕了我全身的淚；你爲了悲哀我的驟死而哀哭，幾乎把我淹埋在你的淚濤中了。’

‘啊！我曾經哭過你，我曾經爲了你的死而哀哭……’

雷聲般的震動起來，懸崖崩陷了。我緊抱着她，從峭壁上，如墮石一般，在藤蘿與荊棘中滾下，螢光燦燦然，閃在我的四周；我終於墮入潭裏了。